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看到你胜过千言万语”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何正龙

日前，江威在湖北荆州电视台《周末课堂》栏目中，向全市观众讲述了他爱心助学的感人故事。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微不足道的事情，期盼有更多爱心能够聚集。

1998年，江威复员到荆州电信工作。2007年，他开始担任政企客户部基础教育业务服务中心客户经理。为弥补跑客户经验不足的短板，他主动上门营销和服务，足迹踏遍市区所有教学单位，建立起详细的客户档案。

2017年12月，“江威劳模创新工作室”挂牌成立，他带领团队基于“思考、应用、融合”理念，拿出了客户满意的设计方案，使团队业务收入增幅连续两年达到30%以上。

在一次“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中，他偶然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阿姨，我想爸爸妈妈，半年没见过他们了，我天天梦到他们……”有什么礼物比父母的陪伴更加珍贵呢？回到单位后，在公司支持下，他和同事们一起策划了主题为“看到你胜过千言万语”的“爱心小屋”——在学校安装视频通话系统，让留守儿童能够与外出务工的父母视频见面。在江威的倡导下，3年时间，荆州爱心小屋数量增加到35个。

当第一部“爱心小屋”视频通话系统在荆州区川店镇小学开通时，几十个孩子早早围在了设备旁边，高清液晶显示屏里出现父母的那一刻，不少孩子的眼眶湿润了。三年级学生刘思仪看着妈妈久久不语，好半天才哽咽着开口说话，她向妈妈展示了学校发给她的优秀学生奖状和奖品，母女俩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今年疫情期间，为保障荆州市中小学“停课不停学”，江威带领团队，为6个县市的中小学提供平台支撑和实操培训。他负责线上工作，为老师和学生在线答疑，有时要同时面对来自数十个“云课堂”的问题，几天下来，他被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为“学长”。

从2月10日各校开始在线授课以来，他和同事们累计保障119所学校进行在线授课，覆盖学生27万余名。

从门外汉到技术能手

本报通讯员 米俊磊 本报记者 刘建林

“你说说哪里没弄对？同样的问题出现过两次了！”近日，在山西榆次阳光城文澜府工地上，因为钢筋组施工不规范，山西四建集团友成劳务公司钢筋技术总工张洪严厉批评了施工人员。一旁的徒弟李玉维小声告诉记者：“师傅太厉害了！这些错误根本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看着现场人员对张洪一脸佩服的样子，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位技术高管是农民工出身，初中都未毕业。

张洪今年45岁，1995年他离开四川老家外出务工。回忆起当年扛着蛇皮袋，乘坐绿皮火车几天几夜到深圳建筑工地打工的情形，张洪感慨颇多。

从那时起，他多年在建筑工地和钢筋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现场管理经验。2010年，他来到山西，在四建集团劳务队从事钢筋管理工作。

“集团通过日常培训和技能大赛历练职工，形成了高技能人才培育机制，张洪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山西四建集团友成劳务公司总经理李虎对张洪的成长了然于心。

2016年，张洪参加“陕建杯”全国建设行业技能竞赛，获得第2名，并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时至今日，大赛前的集训仍让张洪感到受益匪浅，“之前我技术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经过导师的精心点拨，我看一眼图纸就能算出钢筋的长短、数量，把使用钢筋的骨架尺寸、间距从厘米精确到了毫米。”

2017年，张洪由劳务派遣工转为山西四建集团正式员工，并走上管理岗位，拿到了11万元的年薪。

“事业有了平台，我越干越有劲。”今年张洪还获得了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听说张洪发展得好，老乡亲们纷纷出来跟着他干。现在他的项目组里有50多名四川籍老乡，月收入都在1.3万元~1.5万元。

“我的现场管理经验虽然丰富，但理论能力还有待提高。”看清了自己的短板，张洪利用业余时间，把各种成套的工程规范烂熟于心，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技术人员请教。

“今年，我有两个小目标：一是在老家买套房，让老妈安度晚年；二是说服儿子进技校，学一技之长。”张洪相信，只要肯努力，农民工照样能改变命运，过上好日子。



本报记者 陈昌云

1986年9月1日，农加贵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他的到来，云南省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村民让孩子们读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在农加贵“逆行”之前，落松地村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这里是当时远近闻名的麻风村，是让当地人都望而却步的“禁区”。农加贵不仅来了，并且一直没走。这位乡村教师已经在落松地小学整整工作了34年，照亮了110个孩子走出大山的路。

在今年云南省发布的“云南省2020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公示名单”上，农加贵赫然在列。

一生中最难忘的晚餐

碗筷是刚买回来的，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从铸铁锅里铲出来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

在1992年的广南县农村，置办这桌丰盛的菜肴很是破费，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面容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筷，他要等农加贵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

尽管如此，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低着头脑袋一个劲儿喝酒。



摄影：陈昌云 制图：陈子莹

人来人往

徐新星

有时候，选择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在“谈色变”的年代，农加贵，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在短暂的内心挣扎与纠结之后，选择做一名勇敢的“逆行者”，前往麻风村教书育人，成为一茬又一茬山里娃的领路人。

三十多年如一日，农加贵在条件异常艰

1986年，19岁的农加贵来到麻风村成为这里的第一任教师，34年间，他一个人撑起了一座学校——

照亮110个孩子的烛光

“我不敢吃菜，怕被传染，觉得酒里含酒精，可以消毒，更想喝醉了，就不用吃菜了。”时隔28年，农加贵说起那年夏天的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犹新。

究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就在当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了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最高的206分，最低的135分。这是农加贵教的第一批毕业生，10个孩子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顺利升入初中。

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整整35年了，这是建村以来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于是便有了这顿农加贵一生中最难忘的晚餐。

也是这顿晚餐，拆除了一直横亘在村民和农加贵之间的心篱，村民获得了外界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农加贵也赢得了村民的好感。

1992年5月，因为学生们报考中学时需要填写家庭住址，农加贵想，总不能写“麻风村”吧，得给村子起个名字。

“村里种花生，当地把花生叫落松，干脆村名就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农加贵向村长建议。

村长同意了，村子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字，而在此之前，落松地村一直被叫作“那边那个村”。

去“那边那个村”教书

“我不去！”

1986年8月的一天，听到叔叔农春盛说的教书地点在“那边那个村”，当时19岁的农加贵斩钉截铁地拒绝。

在当地，只要说“那边那个村”，谁都知道是哪个村。农加贵印象中，当时谁家小孩不听话老实，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不敢哭了。

“那边那个村”，是1957年设立的集中收

苦的村子里安心、扎下根，一个人撑起一所学校，他忍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寂寞、清贫、歧视还有恐惧。他给孩子们播撒知识，给那个特殊的村落播种希望。他身兼多职，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是村民的好帮手、好朋友，他让孩子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也让村子渐渐远离受人冷眼的阴影……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教师的职业范畴。

因为心中有爱，所以眼中有光。支撑农加贵不放弃、不抛弃的，是一种信念、一

容麻风病人的新建村，当时有56户、180多人，其中，麻风病患者有80余人。

村民的孩子逐渐增多，慢慢长大，到了该入学的年龄，但外村学校不收，本村办学又没人敢来当老师，村民十分着急。

农加贵回忆说，“村里之前请了一位老师，结果临来那天变卦了，皮肤病防治站的医生就托叔叔帮忙找老师，叔叔就想到了刚从高二辍学回家的我。”

农加贵的叔叔农春盛在距离落松地村几公里外的下坝村小学教书，和皮肤病防治站里的医生农炳康是朋友。

“别怕，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还怕，就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为了说服农加贵，农炳康反反复复给他做工作，“学校不在麻风村，在皮肤病防治站，距麻风村有3公里多，你和我们3个医生一起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

最终，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当时，280多位村民里，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村民们的“好”消散了恐惧

1986年9月1日，开学日。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12岁，小的五六岁。这些学生的家长中不少人患有麻风病。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用酒精擦了手，还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远，他的心跳在加速。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感减弱了一些，但还是怕。”

恐惧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原因之一就是村民们对他的那种“好”。

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额外补助，一直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

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很热，“头一年，每次钱都是用纱布包着，而且都用高压锅高温蒸过，直到第2年我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此外，村民给他划了半亩稻田种水稻、1.5亩山地种玉米，还喂养鸡鸭给他改善生活，田地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份坚守、一片热忱，是来自人性的温度。

在农加贵身上，有着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有着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更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就像一支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近年来，在乡村教育领域，以农加贵、张桂梅、陈小珍、张玉滚等为代表的园丁们，无一不是把别人不愿意做、做不到的事情坚持做到底、做到极致。他们把自己从一个人活成了一棵对于那片土地、那份事业爱得深沉



孩子们心中的完美老师

从青春小伙到霜染两鬓，农加贵已经在落松地小学工作了34年。他最忧心的是，再过几年，自己一旦退休，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他的担忧其来有自。村长告诉农加贵，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请教师，但多年努力均是徒然，至今没有人愿意来这所学校任教。

“我到中心校开会，从来不敢说我是落松地来的。”农加贵说，“有的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开会不和我坐一条凳子，吃饭更要远离我，甚至不和我说话。”这种时候，他更能体会村民心中的苦和痛。

在专业人士看来，也许农加贵的教学水平并不高，但他尽力了。

广南县教育局一位领导说，“他一个人每天同时教3个班，还有学前班，用的是‘复式教学法’，动静搭配，10分钟在这个班上课，10分钟又要到另外一个班上课，他必须随时保持运动的状态。”

农加贵一个人要教3个年级的3个班，就算只上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和科学这几门课，他一周就要上70多节课，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过培养班干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学生自治”。

“体育我还勉强能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音乐我就没办法了。”

不过，在学生心中，农加贵很完美。

“下雨的时候，学校前面的小河涨水过不去，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背过去。”农加贵的学生小钰回忆道。

走进农加贵距学校约8公里、位于那秧村的家，贫穷倒也谈不上，但绝对不富裕，可农加贵却把在2018年被评为云南省优秀教师后奖励的10万元全部捐给了县教育发展协会，用于奖励长期在边远山村教书的困难老师和成绩突出却因家庭困难读不起书的优秀学生。

问及此事，农加贵憨厚地笑笑，“我接受过别人的资助，也要资助别人。”

把一个人活成一棵“树”

苦的日子里安心、扎下根，一个人撑起一所学校，他忍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寂寞、清贫、歧视还有恐惧。他给孩子们播撒知识，给那个特殊的村落播种希望。他身兼多职，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是村民的好帮手、好朋友，他让孩子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也让村子渐渐远离受人冷眼的阴影……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教师的职业范畴。

因为心中有爱，所以眼中有光。支撑农加贵不放弃、不抛弃的，是一种信念、一份坚守、一片热忱，是来自人性的温度。

从青春年华到年近半百，陈丽容在数据和代码的世界里“跋山涉水”“架桥铺路”——

在科研路上的“远足”

本报记者 王维砚 本报通讯员 陈攀

6月23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顺利升空。卫星太阳翼打开的瞬间，反射出金色光芒，那一刻，一股骄傲之情在陈丽容心中翻腾。

陈丽容所在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706所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中承担了多项重要软件的测评工作，为北斗系统的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从青春年华到年近半百，陈丽容在数据和代码的世界里“跋山涉水”“架桥铺路”，成为软件工

程与评测领域知名专家，并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在她的成长故事里，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不仅仅是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的高光时刻，而是在别人看不见的时间里，她依然没有停下努力

推开新世界的门

陈丽容成为航天人纯属偶然。上世纪80年代，二院接到了计算机研制任务。由706所负责硬件设计，原204所负责软件设计，并行

算法研究成为攻坚的重点和难点。204所抽调骨干力量组成科研团队，由研究员刘德贵担任负责人，在全国网罗算法人才。

1992年冬天，一次学术会议上，刚从湘潭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湘妹子陈丽容引起了刘德贵的注意。这个外表娴静的女孩逻辑清晰、思路敏捷，研究方向正好是计算机并行算法。刘德贵便邀请这个“好苗子”来204所读博。

1994年，带着对航天事业的憧憬，陈丽容推开了新世界的门。“自己就像一块海绵，有太多东西想学习，恨不得一天有25小时。”时至今日，谈起求学往事，她还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在那段为日后的职业生涯筑牢“地基”的日子里，导师们写下的一叠叠手稿深深印在了陈丽容脑海里，“那些精准的推导、演算，让我看到了航天人严谨的科学精神。”

1996年，陈丽容参与的“仿真支撑软件技术研究(算法部分)”项目荣获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7年，陈丽容博士毕业。伴随706所、204所合并，她正式成为一名航天软件测评员。

科研路上乘风破浪

新挑战接踵而至。1998年，为搭建一套半

实物仿真测试系统，陈丽容和同事忙碌起来。

科研路上，抵达终点的过程从来都是艰苦的。研究资料、读量模型、尝试设置各类参数……陈丽容在陌生世界里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然而，系统搭建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系统运行到6.9秒后，数据就开始出现错误，工作陷入僵局。

陈丽容翻开资料，对输入参数一个一个反复研究……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一星期。而此时，所有测评人员已经进入集中封闭阶段，正焦急等待着她的系统开发完成。

吃不下、睡不着，她满脑子都是系统调试。一天凌晨两点，她突然灵光乍现：“材料中只有一个参数的说明比较模糊，会不会是对它的理解不到位？”目标锁定，她尝试调整参数，系统立刻成功仿真出正确结果。

“我立马给同事打电话，没想到她也还在工作。我俩立刻把仿真系统和测试平台的结果进行比对，完全一样！”陈丽容回忆说，等两个人回过神来，天都快亮了。

不让软件“带病上岗”

盯着屏幕上一行一行的程序代码“望诊”，是陈丽容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的“树”！最终，已经不知道是谁离不开谁了。

这些“树”，在最不起眼的角落绽放出生命的光彩并播下向上向善的种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言传身教的“农加贵”们，正是发挥着摇动、推动、唤醒作用的力量，照亮了人们的人生之路。

“作为软件‘体检师’，我们多发现一个软件缺陷，试验就降低一些风险，使用的人就少一分危险。”陈丽容说，为了不让软件“带病上岗”，软件测试人员需要十分细心、敏锐。

审读代码这项外人眼中枯燥乏味的工作，在陈丽容看来，一旦“看进去了”，就充满乐趣。每次及时纠正代码“语句”上的问题，她都会感到兴奋而有成就感。

“要求一致，标准统一，代码之间的复用、继承就容易很多，测评工作也就事半功倍。”近年来，陈丽容主持、参与了多项软件工程化、软件测试的相关国家军用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编制与推广。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行业标准基础上，她和团队一起翻译梳理各类资料30余万字。这支平均年龄30岁的团队，超70%都是硕士以上学历。

现在，陈丽容已经是博士生导师，她建立起软件工程化职工技术小组，以师带徒形式重点培养软件技术人员，还指导多名职工参加职业技能比赛，并斩获佳绩。

工作之余，陈丽容喜欢远足。徒步的过程就像走在科研路上，目标设在远端，脚下稳步前行，同时不忘抬头看路，从一个目标走向下一个目标。